爱德华•德托（Edouard TETREAU ）[1]

人类如何从二十一世纪的经济中幸存

支持教皇方济各纽约倡议的辩护词

[1]爱德华•德托（法文：Edouard TETREAU ）是企业高管顾问（www.mediafin.fr ）和巴黎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www.ecfr.eu）。他发表了大量关于金融和新经济的文章和著作，其中包括 *Analyste au coeur de la folie financière* (Grasset, Prix des lecteurs du livre d'économie du Sénat, 2005); *20 000 milliards de dollars, le nouveau défi américain* (Grasset, 2010); *Quand le dollar nous tue* (Grasset, 2011); 《二十万亿美元：强大美国的背后》中文版，(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12)

序言：献给 2014 年圣诞节的一篇文章

“亲爱的爱德华，

你是否可能为我们宗教文化理事会的期刊写一篇文章呢？我们下一期的主题是经济……”

2014 年 9 月 10 日，一位神甫友人从罗马给我发来这封信，他是宗教交流中心的主任劳兰•马扎。

起初我想婉拒邀请。这个季度以来我已经累积了一堆工作：在一个欧洲智库里的新工作、在这个世界经济和金融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尤其需要咨询服务的客户、《回声报》的每周专栏写作、一本已经拖欠许久尚未完成的书，还有在欧洲和亚洲的旅行。特别是我几个不断成长的孩子，他们需要父母更多时间的照顾。

但回头反思，事情就变得更加明了了：《文化与信仰》这个题目不正是我毫无保留地表达我内心对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信念的理想时机吗？这将是一个基督徒从两个意义上践行自己的信仰： 44 年来我一直践行我的信仰，尽管我生活的国家对宗教自由日渐感到不安；同时，20 年来我一直在公司和金融领域工作，致力于金融风险的预期与管理。

我坚信：如果我们不很快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 在本文的最后我会给出一些线索——那么未来的技术和金融的危机威胁的将远不只是我们的经济，而是我们人类自身。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希望这篇翻译成 12 门语言的号召能够被世界听到。下面就是我要说的原因和方式。

（下文选自 2014 年年底发表在宗教文化理事会期刊的原文：《人类能幸免于新经济吗？》。文章由徐家龙翻译。）

传统经济的信条：

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经济对我而言是一门人文科学。然而，在 20 年作为企业家、金融家和观察员的工作经历后，我现在却不完全确信这门对当代文化具有决定性的学科是否依然是一门人文学科。相反，我愈加相信它正偏离人性。

当年，我的导师们对我讲授了一些我奉为真理的信条。它们包含主要三个支柱部分：

- **“人类是真正的财富之源”**（让•博丹）： 哪里有人类，哪里就有增长、希望、活力和人的创造性。“看一个国家的人口，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未来的财富。”经济曾经是一门人的科学。
- **“只有考虑时间做成的事情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保罗•莫朗）：赞美长期与短期的投资。在经济发面避免仓促短视的行动，与让时间为你效劳。时间就是金钱，利率就是一个明证。
- **金钱是稀缺宝贵的，它也因此有一个高昂的成本。 只能把它托付给那些经验丰富且谨慎的专业人士：银行家**。他们能够发现并理解风险。“为经济服务”的金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能把它随便放到一个人手中。

然而，短短 20 年在企业和金融领域的工作中，我目睹了这三个支柱随着“新经济”的崛起而逐渐崩溃。而今天，整个世界都被纳入了这个新经济中。

这里的主题不是重温资本主义的好处和局限这一个传统经济中数个世纪以来的陈旧辩题。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拉近了人类的距离并让人类混居在一起，从而推动了商品、观念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尽管经历数次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依然极大地提高了人的预期寿命，它也推动了自由和民主理想的传播，而这些理想也是我所珍视的。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尽管不乏良好的动机，它却让诸多人民长期陷入了极权主义的噩梦：苏联式“古拉格”劳动营和集中营里面的暴行、对人良知的长期践踏和对躯体的折磨。

当下的问题是：占据了小小地球的 72 亿世界人口能否适应新经济？这个新经济，它错综复杂，不遵循传统规则，放任冲动肆意妄为，让我们熟悉的传统观念分崩离析，它看上去想要把人类从目前的均衡等式中脱离开来。

新经济的定义

2014 年的新经济用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一个“升级版”的传统经济，被三个相互影响的现象强化：全球化、数字化和人类经济活动的金融化。

全球化

关于全球化的问题与挑战，温妮•碧昂伊玛（乐施会）和安赫尔•古里亚（经合组织）在他们各自的文章中有比我更好的表述（www.cortiledeigentili.com）。几个世纪以来，全球化一直在持续发生，并在 1989 年后急剧加快：柏林墙被推倒，共产主义瓦解，世界大多数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化，有利于贸易和生产活动全球化的工具、技术和规范得到广泛传播（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大型集装箱的普及，使经济活动标准化的管理软件的广泛应用，共同工作语言的引入，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的诞生）。下面让我们用数据来概括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的积极面：

- 自 1980 年以来，新创就业机会达到 10 亿个[2]。
- 自 1990 年以来，全球超过 10 亿人脱离了极端贫困状态[3]，同时世界产值翻了四倍[4]。
- 自 2000 年以来，全世界的家庭收入增加了两倍以上[5]。

全球化的消极面：

- 我们如此迅速地掠夺地球上有限的资源，以至于世界自然基金会预计，从现在到 2025 年，地球上将会有 55 亿人生活在水资源短缺的地区[6]。
- 28 亿人每天收入不到 2 美元， 9 亿 2500 万人食物不足[7]。
- 1%最富有的人拥有超过一半的全球财富[8]。尽管经济增长理应让所有人都受益，但这些贫富差距连同人不公平的感受在不断加深：在过去的 30 年间，全球每 10 个人中就有 7 个人生活在贫富差距加大的地区[9]。

简而言之，自 1989 年以来，世界上有更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但是国际间和个体间的贫富差距正在加大，少数人受惠多于大多数人；另外，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在世界各地正被侵吞浪费。

---

[2]不包含农业，*When giants slow down*，《经济学人》，2013年6月
[3]国际上定义为每天收入在1.25美元以下，《经济学人》，2013年6月
[4]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 282,500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1,018,280亿，世界银行
[5]*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14*，瑞士信贷集团，
[6]*“The Human as Bigfoot”*，《纽约时报》，2010年10月
[7] 联合国，*Resources for Speakers on Global Issues.*
[8]*Global Wealth Report 2014*，瑞士信贷集团
[9]在美国从 2009 年以来，1%最富有的的人获得了 95%的经济增长成果。引自乐施会 2014 年 1 月文章《结束极端贫富差距》

数字化

在法国电子企业家皮埃尔•贝朗热里程碑式的著作《数字主权》[10]中，作者如此来概括这个问题："因特网不是以新成员的身份加入到这个世界，它要替代这个世界。因特网擅自带走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资料、我们的个人生活、我们的知识产权，我们的繁荣 (...)，还有我们的自由。"的确，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事实和数据都能支持这一论点。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表示，5亿欧洲人的个人资料正被来自其他地方的数字平台所攫夺，预计这些个人资料的价值将在2020年达到一万亿欧元[11]。这些数字平台正努力从世界各地攫取这样的信息。这些平台越来越具有入侵性，有时甚至获得了我们的许可，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还有消费习惯，最终复制并出售这些信息以便能够预料我们的行为；他们的客户今天是各种商业品牌，明天就是那些处心积虑想要控制人民的政权。

这些攫夺我们的资料的数字平台，有时得到我们的许可，有时有传统商家消极的同谋，它们正发展成为实力超过世界上诸多政府的强大帝国。

的确，法国、意大利、阿根廷、不列颠，这些国家的政府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和财政赤字，还要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压力；面对谷歌、阿里巴巴、苹果、脸书和亚马逊这些电子巨头，他们还能做什么呢？这五家公司，总价值超过一万六千亿美元，拥有数千亿美元的研发资金（特别在机器人学、人类基因和纳米技术上），他们的能力让政府相形见绌，并能加强这一领先地位。当这些政府尝试征收企业税以期满足人民需要的时候，这些机灵的全球电子巨头们又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高达5.5万亿至26万亿美元的避税额[12]。

未来，谁最能够轻易地为一支军队筹集资金呢？是各国政府还是谷歌？谷歌刚收购了诸多军用机器人公司（其中包括波士顿动力公司），因此在不远的未来它将能够生产大批的军用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对你了如指掌，你在互联网上的搜索查询、你使用的地理定位、你的联系人（社交网络，Gmail）都让它们能够将你辨认出来。

当然，新经济也有一些更加积极的方面。它创造了新的服务，而且常常是免费的；它提高了我们在不同领域的工作效率；它还创造了一些有意思的工作，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现在还有谁还能够"像原来一样"生活或者工作呢？没有邮件和移动电话，没有网络，埋头卷帙浩繁的纸质百科全书只为了找一个信息？

但是这些新经济创造了很多就业就会吗？这些机会是给所有人的吗？从创造的就业机会数量上来看，全世界雇员最多的企业是麦当劳和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两家公司总共为四百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它们的股价总和为3250亿美元。也就是说，平均每个雇员创造的"价值"为81250美元。

---

[10] *La souveraineté numérique*, Editions Stock 出版社，2013年

[11] "个人资料的价值可能达到一万亿欧元"，《金融时报》，2012年11月7日.

[12]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税收司法网络(Tax Justice Network)

对于新经济的明星来说，这些是微不足道的：阿里巴巴、脸书和谷歌雇员总数不到8万人，但是他们的总价值达到了近8000亿美元，平均每个雇员创造的“价值”达到了一千万美元。纵观全球，一个工人在新经济中可以创造的价值超过了传统经济里另一个员工的100倍。但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在“人力资本”的需求方面，新经济比传统经济少了100倍的需求。

在《就业的未来》[13]中，作者牛津大学研究员米歇尔•奥斯博恩（Michael Osborne）和卡尔•贝内笛克（ Carl Benedikt Frey）对此毫不含糊：在美国，人类活动的数字化将使47%的现有工作岗位面临消失的危险[14]。这场由机器来代替人的运动已经拉开帷幕：在超市里有电子售货机代替人工售货员，而工业里则有工业机器人代替人来完成生产工作。2012年，苹果和诺基亚在中国的代工服务公司富士康宣布将购买一百万部机器人来代替他们的工人。

哪个员工能比不需睡觉、不会厌烦工作、没有个人问题、不会心不在焉的工业机器人更有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哪个汽车司机能比算则法计算机更有警觉性？未来，哪个程序员能够比一个配备了人工“超级智能”的电脑[15]更有效率、更有创造性？

人类能够从这个运动中幸存吗？那些非“数字原生代”的人，也就是那些没有在数字工具伴随下长大的人们，他们现在已经在数字技术的发展大流中感到不知所措。诚然，只要给人类留够时间，人类可以适应一切，而且人类已经适应了在过去的技术革命（印刷术、电、石油、铁路）。然而，面对能够指挥投资和消费决定的计算机算则法，人类还有多少时间？特别是，需要时间思考的人类已经无法脱离这些计算机算法单独缓慢地做出决定。

新经济正在显现。假设新经济是另一个为人类服务的新技术，它将受到欢迎。然而，它其实是机器对人类进行的大替换运动。新经济这场革命从属于一个科学、政治和哲学计划：超人类主义。超人类主义的目标是把人和机器融合，以求提高人类的能力，最终使人长生不死。这是多么疯狂的计划！但现如今这已经成为谷歌一个具有现实可行性的项目，而项目的首席工程师正是超人类主义的始祖：雷蒙德•库茨魏尔。他在其书作《奇点迫近》中明确宣告自己的计划和目标，因此超人类主义不是一个隐秘的、从而容易引发阴谋论的计划。库茨魏尔先生在书中毫无保留地介绍这一项目，就像介绍谷歌的其他产品或是创新和收购计划一样。这个计划早就超出了单纯的商业和金融领域：他是政治性的甚至是宗教性的，因为它的目标在于变革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价值观。超人类主义主张用技术创新来“增强”人的身体以使人类实现不死的目标。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技术在我们身边甚至是我们身体之内的发展。就算在这个过程中人的道德伦理轰然崩塌也在所不惜。

[13] http://www.oxfordmartin.ox.ac.uk/downloads/academic/The_Future_of_Employment.pdf
[14] 在欧洲，布鲁热学院（Institut Bruegel）估计此数据超过54%
[15] 詹姆士在《我们最后的发明：人工智能和人类时代的终结》一文中强调的观点

目前明确反对超人类主义发展的国家很少。在中国，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致力于2200个“超智人”基因组的研究，以便能够在未来将“优秀”基因注入到这个想要在未来世界竞争中占领优势的国民。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国家虽已表示反对，但他们还能坚持多久呢？德国的政府和智库走在了保护网络个人隐私的最前沿，施普林格集团总裁马狄亚斯•多弗内在《我们为什么畏惧谷歌》[16]这封富有勇气且充满智慧的公开信中严厉批评了谷歌的经济模式。在法国，电子企业界发出声音[17]，引起法国政府特别是欧洲官方对这些强大工具危险性的警觉。Dictissimo公司的创始人罗兰•亚历山大医生就此提供了一个关于谷歌超人类计划的重要分析[18]：谷歌收购了一系列电子机器人，申请了能够提取出“最优”人类胚胎的8543339B2号[19]专利，从这些动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超人类主义对人和人类社会的视角，也就是人需要被技术“改善”和管理。

一些人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特别是在西班牙、意大利、波兰这些直至二十世纪民主制度都尚未成熟的欧洲国家里，人们对极权思想和随之带来的后果抱有高度的警惕：优生学，对人类的精神、身体和人类社会的操纵，对弱者的排斥，以及在过去被纳粹描述为“*Untermenschen*”的“低等人”。在一个超人类社会里，有哪一个正常的人不是*Untermenschen*？

未来，一个机器化的人和一个人性化的机器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技术越是进步，这个分界就越模糊，而被这个系统剔除的就是那些“正常”人，或者更准确地说，那些没有经济能力在自己周围甚至自己体内安装最新科技成果的人。从此，人类将被分为“haves(有)”的人和“haves-not(没有)”的人。对于那些太“有人性”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命运就是疾病和死亡；而对于那些超级人，他们就能获得永恒的生命。对于那些从技术上“低级”的人，他们将没有足够的智力去投票或参与公民生活；而对于那些“超级公民”、“超级智能人”，他们则有投票的特权。真要如此，民主还能继续存在吗？

[16] http://www.faz.net/aktuell/feuilleton/debatten/mathias-doepfner-s-open-letter-to-eric-schmidt-12900860.html
[17] 奥利维• 斯歌勒(Olivier Sichel)与“开放网络计划”，戈德弗瓦• 约当(Godefroy Jordan)与*Renaissancenumerique.org*
[18] http://fr.openinternetproject.net/news/25-video-le-monde-futur-vu-par-google-et-decrypte-par-laurent-alexandre
[19] http://www.google.com/patents/US8543339

金融化

伴随全球化和数字化，新经济在金融化的推动下将超越更多的人类和地球的极限。

- 世界上有72亿人口，我们每年新创造的财富总额达到了75万亿美元[20]，因此平均每人每年创造约一万美元。请记住这个数字以便比较后面令人震惊的数据。
- 在一个除了电流和敲击电脑键盘外难以感知的市场上，每年有近2万万亿美元在不断的交换中，更精确地说：1 934 500 000 000 000美元[21]。这就是世界外汇交易市场，人们在那里进行各种货币的兑换：美元兑欧元、日元兑英镑等等。这个市场规模是世界产值的25倍，而且与世界的经济和社会的状况没有任何关联。
- 今天世界有了一个新的银行活动形式：影子银行，顾名思义也就是在影子中进行的银行活动。一些非银行中介机构不受任何银行法规的监管，提供和传统商业银行类似的金融服务：将一些短期的存款（储户存在银行里的钱）转化成长期的贷款，并因此负债。谁能够控制它们负债的程度和它们活动的性质，并监控它们承受风险的能力？在2007年，影子银行的资产达到了62万亿美元，几乎是全世界的年产值，并成为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强劲推手。在危机结束后，我们是否把这些不受监管的金融活动都消除了或者是置于严格的监控之下呢？我还记得当时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指责华尔街的疯狂，要求给这些“百万和亿万富豪”的活动设置一个严格的“家长监护”（“adult supervision ”）[22]。然而，据最新消息，影子银行的资产不减反增，已经达到了70万亿美元！

在一段时间内我曾经以为，2008年如此严重的危机将是世界领袖们— —全世界的国家元首、部长、企业总裁、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 —收回控制权的的机会。G20集团的数次峰会正负有这一使命。我和诸多经济学家一道呼吁给这个已经发疯的金融界制定更多的法规[23]。包括保罗•沃尔克在内的几个少数的声音尝试将这个恶精灵放回到瓶子中，并平息金融化最危险的因素：贪婪的投机资本。这些资本今天已经有能力把一些国家整个拉倒，阿根廷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国际组织非但没有让这些投资资本缴械投降，反倒决定加强他们的火力。这就是世界大国银行家们的政策：在金融危机前，很多商业银行养尊处优，以天价收购了无法转售的资产，以至于他们再没有能力去履行给企业和家庭贷款的功能。于是，尽管没有储备，各个中央银行一个接一个地增印钞票来收购这无法转售的资产。这就

[2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世界不同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加所得数据
[21] 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22] 安德鲁• 克拉克 “Obama promises 'adult supervision' for Wall Street”,《卫报》，2008 年 12 月 19 日
[23] 蒙田学院在伦敦和匹斯堡召开世界 G20 会议前的简报，2009 年 3 月和 9 月
http://www.institutmontaigne.org/fr/publications/reconstruire-la-finance-pour-relancer-leconomie et
http://www.institutmontaigne.org/fr/publications/entre-g2-et-g20-leurope-face-la-crise-financiere

是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从2008年起，世界主要的六个中央银行费劲心思，在他们的电脑上编写电码，真正“无中生有”地创造8万亿“真的”美元！他们急着把大量的流动现金交给世界各地的商业银行，以接收那些无法转售的资产。

中央银行本应是世界通货的捍卫者，却把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填满了有毒的产品，就像在一个装满钱的箱子里面植入霉菌一样。也许他们当时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抉择，因为二选一中的另一个选项则是世界金融系统因为缺少资金注入从而发生金融危机。最后，商业银行因此借机一夜暴富，恢复了他们的投机活动和利润水平。那些将世界金融系统带到2008年崩溃边缘的华尔街银行家们在2013年的利润达到了267亿美元，比2008年还要多100亿美元[24]。

今天，商业银行闲置资金泛滥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当他们中的一些因为帮助拉丁美洲毒品卡特尔洗钱，或是故意误导他们的美国客户从而面临巨额罚款时，他们给市场的讯息只有一个：“连痛都没有”。2009年以来，这些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向美国政府支付了超过1280亿美元的罚款，但这都没有让他们陷入困境。这并不奇怪：从2009年起，仅美国的银行就单独获得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利润[25]。

企业界也是如此。很多公司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他们积累的利润，于是一些美国500强的上市公司（标准普尔500指数）在2013年将他们95%的利润转回到了他们股东的手中。

企业缺乏将过去的资金用于投资的计划、愿望和意志，这也可以从他们庞大而令人恐怖的流动资金中看出来：到2013年年末，美国公司拥有高达1万6千亿美元的可周转资金[26]，而欧洲、非洲和中东的公司的可周转资金也超过了1万亿美元[27]。闲置资金被以私募股权资金的形式持有，用金融界的行话说就是“dry powder”（干粉），的确，这些资金除了支付管理层的少数人外[28]，没有用于满足任何再生产的需要，是名副其实的干粉末。

“这一切只是为了这个？”全世界私营企业界职场上所有的男男女女都面临着持续的压力，需要能创造更多的产出——失业的威胁最具说服力：全世界有超过2亿失业者，其中7500万失业人口在25岁以下。年轻人受到失业冲击的比例比年长者高出了三倍：这出悲剧在欧洲和中东尤其明显，进而让人产生盲目与狂热的情绪，并迅速转化为各种名为宗教实则仇外的言论。除2亿失业者外，世界上还有另外8亿3900万的工人，他们每天的收入在

[24] 根据纽约州的审计官员，平均每个银行家获得了 164 530 美元的红利
[25]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华尔街日报》，路透社
[26] 穆迪公司
[27] 德勤：到 2013 年年末，世界范围内的企业持有 35000 亿美元的可周转资金
[28] 来源：Preqin

2美元以下[29]。而那些公司在不断尝试各种节省成本的方法的同时，也绝不放松他们给员工们施加的日常压力，以便让他们更有效更多产……直到有一天机器把他们代替掉。

这就是真实的二十一世纪新经济：经济在全球化，也在快速的数字化和过度的金融化，却对人类或未来没有足够的信心以再投资。

[29] 世界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ur Bureau)

如何把人类放回到中心，逃离新经济的陷阱？

如何逃离新经济的陷阱？

在我看来，新经济有两种可能的后果，只有两种。第一种是最坏的情形，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避免的：在新经济的核心处，也就是人类逐渐失去控制的全球化和数字化的金融市场，发生重大事故。

最坏的情形：

三种事故可能发生，它们发生的概率也许是一样的。

- **一场类似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全球的系统将无法阻止这场危机。反观我在美国的亲身经历，我知道我们险些遭遇了一次全球金融风暴，只是运气亦或是天意让我们有幸避免了危机的发生。然而，此后并没有建立一个特别有效的机制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这场危机会从什么地方开始爆发呢?从全球经济放缓并由此引发欧洲股市暴跌？还是由于中国的银行破产？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危机一旦发生，它会在这个相互紧密连接的银行系统中迅速扩展开来。
- **金融市场电脑失控。**这种事故已经小规模发生过：2010年5月6日在纽约美国证券交易所发生的 “闪电崩盘”。那时，三分之二的股票交易是用机器人（计算机算则法）来实现的。因为一些甚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管理员都难以解释的原因[30]，股市的计算机失控，8620亿美元的市值在二十分钟内消失殆尽，以至于最后时刻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主席强令“拔掉股市电源开关”，人为取消巨额的证券交易来控制这场股市暴跌。如果我们不能事先防备取得领先，我们将有其它更大规模的“闪电崩盘”，随后引发世界其它彼此相连的金融危机。特别是现在证券交易已经自动化，它们的交易速度也在不断提高，以至于美国证券市场一半的交易是用高频交易来完成的，这种交易方式可以用光速甚至超光速来下单：从今往后，计算机可以在一眨眼的瞬间（100毫秒）完成至少600次证券交易。谁能超过这个速度？
- **恶意攻击。**在电子化的世界金融市场上，这样可能导致大量金融财富消失的事故可能是计算机相互繁复作用的意外结果，也可能来自对金融业的蓄意攻击。在2014年夏天，一个不明身份的黑客侵入美国最大银行（摩根大通）的计算机系统并窃走7600万美国家庭的个人资料，至今这些资料前途未卜。那么全世界还有什么资料和金融数据能够受到绝对的保护呢？哪一个银行或金融中心能眼睛都不眨一下地保证他们完全不可能受到这样的侵害呢？世界第一大保险公司安盛集团总裁亨

[30] http://www.bloombergview.com/articles/2012-05-07/flash-crash-story-looks-more-like-a-fairy-tale

利·德·卡斯特在2014年4月宣布，在不远的将来针对网络风险的保险将成为最大保险种类[31]，超过汽车、自然灾害和战争。

在网上银行开户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一个黑客只要轻点键盘重写计算机程序就能让我们的银行账户被清空，谁能够继续从容地查看自己的账户？如果各个中央央行注入市场的上万亿的流动资金最终归结为一条电码的编写，那编写另外一条电码不也能够轻松地让这些资金毁于一旦吗？

着眼于长期的投资者和谨慎的资产管理顾问不会对这样的风险毫无防备。今天他们大量地投资在有形资产中：企业、实体经济、不动产、农田、原材料还有能源。这真是明智的决定。但最令人担心的问题不是怎样去优化一个金融或财产报告，而是怎样去避免一场冲击力超过1929年和2008年的经济、金融和社会大危机。

我们是否要等待一艘金融的诺亚方舟来把我们的社会带回到它原有的状态中？也就是说，让金融最终服务于经济，让全球化的经济服务于人类，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让那些将要占领我们社会的电脑和计算机算则法为我们人类工作，而不是因为贪图舒适出于懒惰从而让机器来编排我们的偏好和选择。应当从这些垄断电子巨头手中夺回我们的主权。正是这些电子巨头，他们比世界上的政府还要强大，已具备在未来生产并集结机器军队的能力，还厚颜无耻地打出“Don’t be evil”（不作恶）的旗号来掩饰他们损人利己的商业行为。

“不作恶”。 谁能把我们从这个祸害中解救出来？这就是我要说的另一种情形，唯一可能的情况：人类的自我解救。人类应当在一个超越机器和金融的权威机构的帮助下从新经济的陷阱中解脱出来。

[31] 《回声报》的采访，2014 年 4 月 23 日

人类自我解救的情形

戴高乐将军曾说过："脱离了实际什么都做不成"。然而，如果我们想要在世界上建设或者说重建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我们需要从一个简单的观察结果出发：没有一个金融力量能够对抗2014年全球金融化经济的强大火力。再者，今天的人工智能系统以超人类的速度在这个有100亿台电脑或其他设备相互连接的因特网上不断扩张[32]，再强大的国家或组织都无法与之匹敌。

幸亏人类拥有更强大的工具。这个工具小则如沙粒，放置在润滑良好的机器中；大则如碎石，就是我们长辈们用拉丁语所说的"*scrupulum*"（顾忌）。顾忌就像鞋子里的小碎石，不让我们过快地走向灾难。

顾忌，或是良知的警觉。新经济想要让我们去人性化，或者用硅谷那些恶劣的先知们的话来说就是让我们"超人化"；对付它最好的解毒药正是人的良知。再尖端的机器、集权主义——超人类主义无疑在此范畴之内、再多的金钱都无法埋葬人的良知。人类的历史，特别是上世纪的历史已经给了我们很多例子：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瓦茨拉夫·哈维尔、莱赫·瓦文、埃利·维瑟尔、纳尔逊·曼德拉、甘地，"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为了给我们当中的一员提供避难所而牺牲的最后一位女性"[33]， 还有圣若望·保禄二世。在二十一世纪，人类的良知将重新战胜机器和金融，就像在二十世纪战胜了极权主义那样。

"一把锤子的眼睛里只能看见钉子"，在硅谷、印度班加罗尔或者中国的中关村里的一些企业家和工程师眼睛里面看到的人类不过是骨头和血肉的堆积，而人的智力可以被简化为一个等式或者一些分子，因此人也可以被无限地重新编程或修改。同样的，在华尔街、伦敦城和香港的一些金融家的眼中，人仅仅是一系列的现金流、一些工作能力还有一些可被利用的财产。然而我们知道，即便是从科学的角度上来看这些人都是错误和失败。我在巴黎贝纳丹学院的一次会议中——这座教堂学校成立于13世纪，经历法国大革命和两个世纪的关闭后，于2004年在修复后得以重新开放——一个被提及的主题是"人类大脑项目"以及在特拉维夫-雅法的巴伊兰大学里正在进行的人类大脑研究。我引用其中一个研究员的话："我们成功地分离出了人脑的所有功能——目标是以后能够复制这些功能——但只有一点无法复制：人的良知。"

这个良知没有被忘记。在新经济的领袖美国，慈善就是良知的声音。"回馈社会"。每年95%的美国家庭都会给慈善机构捐赠总额逾3000亿美元的善款[34]。这就是重新把人放到中心、填平新经济为我们设置的陷阱的第一条路径。

---

[32] IMS

[33] 安德烈·马尔罗，将让·穆兰的骨灰移至先贤祠的演讲，1964 年 12 月 19 日

[34] National Philanthropic Trust

第二条路是欧洲式的：分享型经济缓慢但持续的崛起。也许在欧洲，人们比其他地方更清醒地知道人类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其持有损人利己和唯利是图的态度，这里很多人选择了更加不寻常的路：分享他们的东西，尽量避免货币交易。人们搭车出行，分享家政服务，分享住房。人和人的地方社群正在重新找回自己的权利。人们使用生产或消费资料而不去占有这些物资，这样的分享型经济是大有前途的[35]。

美国式的慈善，欧洲式的分享意识，而亚洲也不愿落后。中国首富、阿里巴巴集团的创立者马云有志向和潜力成为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慈善家，并为他的同胞们展示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分享和慈善，没有任何计算机算法能够复制或预期人类良知的激发，是人的良知才有最终的发言权。但是，在这个迅速使失去人性的新经济中，怎样才能很快激发人的良知呢？

一条技术性路线在中期值得被研究，这也包含与具备此能力的国际组织的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以便促进规则和消费标签的推广。现在是时候在全世界推行我们针对经济全球化、数字化和金融化的人性规则。让人回到中心位置。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对于那些用具体可计量的方式、把优先权留给人而不是超人类主义或是机器的商业和金融机构，应当与之并肩工作并奖励他们；应当弘扬（股东、经营者和员工的）善举而不是贪婪；还应当强调分享而不是对资源的掠夺性消耗。把创造财富和创造工作机会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这是不够的：工作条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都应当被考虑进去，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创造。还有那些越来越多的、不能直接参加经济生产活动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应当被考虑进去。

这是一个真正的行动计划，国际组织需要加紧开始做，同时也需要其他人的参与：那些新经济发展的领袖们，从华尔街到香港的金融家，从硅谷到北京的工程师，伦敦、柏林、特拉维夫和班加罗尔以及所有为我们描绘未来世界蓝图的技术和金融中心。实现这个计划需要时间。但是，在这个经济日渐偏离人性的经济中，我们现在就需要激发人类的良知，使其涌现。这需要一个“跳板”，一个起点，而这正是一个道德和精神领袖可以给予的。

在这个人类良知日渐消失、变得愈加残忍的社会里，我梦想在不远将来的一天，有一个这样的道德和精神领袖站起来，手持朝圣者的手杖，走近今天世界经济的中心和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纽约。我希望他与所有主要宗教的领袖一同前往，无条件也无例外，他们一齐向二十一世纪的经济、金融和政治领袖们传达一个简单的信息：“Tear down this wall”

[35] 2012 年，三分之二的英国人和四分之一的德国人都是“联合消费者”。（Arte，2013 年 7 月）

（推倒这堵墙！）。就像圣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和罗纳德·里根于1987年督促世界精英们推倒顽固的柏林墙一样。而现在，这堵由疯狂的金钱和束缚人的技术堆砌成的墙使人类分离，扩大人之间的差距，并让人与人之间恶性竞争。这一堵隐形的墙使人偏离民主生活、经济和社会生活，而受益的只有那些没有灵魂的机器。

“推倒这堵墙！”在还没有太迟之前，谁能够激发人类良知的涌现？谁能够让我们选择这条有利于人类的选项？

在保禄六世纽约联合国和平演讲五十周年后的今天，除了教皇方济各，谁能更好地传达这样一个自我解救的信息呢？

附言：未来？

（2014年11月17日教皇确定了2015年9月的纽约之行，2014年12月文化与信仰期刊出版并发行，以下文字编撰于以上两事件之后）

现在我们可以期待教皇方济各在出访纽约之际带来的自我解救的讯息。在二十一世纪，尽管这堵由疯狂盛气凌人的金钱和缺失人性的技术构筑的墙看上去无法改变，但一个缺口将被打开。不仅那些主要宗教，世俗哲学也将为此贡献力量，将人的尊严放到最高的位置，指出具体的路，最终让我们的经济和社会重新恢复人性。

在这个方面，天主教教会一直在倡导一些社会性的学说以面对今天的挑战，至今已超过一个世纪。

这其中包括尊重人和人的尊严这一不容妥协的原则。人是不可触犯也不可被利用的："事物的次序应当从属于人的规律，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36]。"超人类主义者和其他奇爱博士需自行戒绝。

如果不把 "万物终属神造"[37]这一原则具体化，我们怎样才能战胜我们经济的金融化呢？无可否认，我们拥有一些造物主的东西，但我们再也不是它们的看守人。我们应当让这些东西创造出果实，为了今天和未来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勾勒出一个可持续的、一个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金融[38]的轮廓。

最后，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全球公共利益权力机关"[39]，如何才能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机遇与挑战？这个机关可能是一个新的联合国，它的机构设置将把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力量都考虑在内：拉丁美洲、中国以外的亚洲，还有穆斯林国家。在这个新联合国的日程中，恢复我们社会和经济的人性将被放置到其他所有问题之上。否则，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永久和平只能是一句空话。

从联合国成立至今已70年，而柏林墙倒塌了25年，但联合国似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使命和合理性。而这将是教皇方济各在纽约的另一个挑战：重新给予联合国一个使命和合理性。一个希望的挑战。

2014年12月14日，爱德华•德托- *www.edouardtetreau.com*

---

[36] 教会的社会学说手册 http://www.vatican.va/roman_curia/pontifical_councils/justpeace/documents/rc_pc_justpeace_doc_20060526_compendio-dott-soc_fr.html

[37] Ibid

[38] 佛朗索瓦• 维里华• 德• 高勒翱在《一个欧洲人的希望》中概述（Odile Jacob, 2014）

[39] 圣若望二十三世，Mater et Magistra（母亲和老师），1963 年